

力 嘯

一九八二
年十月八日出版

第三卷 · 第二號

每星期一與六
逢十日發行

本期目錄

後顧與前瞻

石崗

——里賓特羅甫怎麼飛到莫斯科的？——波蘭決投入英倫懷抱——莫斯錫基教授將怎樣？——克萊琪決不願作替罪之羊——平沼內閣場台之前前後後——游擊晉東南保衛大西北——本省東山戰事與各線穩紮穩打——

貨幣戰的新階段

明強

歐洲爭霸戰與遠東

林仲麟

日本在「滿洲」得不償失的投資(譯稿)

陳雪蘋

論成人教育

陳疾風

大史詩的期待

林冷秋

北道上

李霞

給動蕩中的朋友

公盾

西北行

(通訊)

邵慶潤

工業合作在長汀

蔡慎聆

又失去了一位國際的友人

李荆忌

廈大動態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福建長汀 · 國立廈門大學戰時後方服務團發行

外埠加郵費一分

本期零售每份三分

瞻前與顧後

8月16日—8月31日

石崗

涼秋送爽，玉宇澄清，確乃大好天氣，困乏在夏之炎威下的人們，正可乘此新涼初，一消酷暑鬱積，而翠幕寒煙，梧桐疎雨，騷人墨客，點酒澆愁，也可趁此一年僅有風光，一發牢騷。可是秋風蕭瑟，秋金馬肥，「秋風多殺氣」，一班壯漢好鬥之輩，當此月明星稀，烏雀南飛，偏欲揮動金戈，構一幅火光劍影的畫面；尤憶第一次大戰，正是這涼秋八月一日德皇威廉首先對俄挑釁，造成死傷三〇〇〇〇〇〇〇的空前浩劫，至今世人的心跳，尙留有餘悸。誰曉得是否主宰的安排，那柏林，那華沙，那倫敦，那巴黎，還有那羅馬的梵帝崗前，際茲浩月當空，又有許多興奮若狂的人們存心要走進死谷？

歷史不會重演，而排在前許多事實，偏和一九一四年大同少異，極端的民族主義，狹義的愛國狂，贖武主義的流行，軍備比賽以及軍事同盟的縱橫裨闔（手旁），國際法律與道德的衰敗，以反基於資本主義侵略的衝突與奪取殖民地原料地鬭爭的白熱，在在重演着九一四年的故智；用不着擔心再有個波斯尼亞的帶着神靈質的學生神祕地出現，要曉得粗眉長腿的大漢早就候在那裏呢。

半月來國際局勢，急遽的動盪，鐵馬叮鐺，烽火處處，二十年來積蓄下來的紛擾，迷亂，騷擾，震撼，將發出無可解救的風暴，顯然某種政治制度跟隨着他的經濟生產關係急速的發展到尖端會突變的走上他否定的局面。歐洲情況的急轉直下，我的觀感便是如此，若不幸即此捲起第二次世界大殘殺，那怪大家誰叫你老是閉着眼睛偏私自己，看輕現實。

里賓特羅甫怎麼飛到莫斯科的？

這開口閉口誓死反對布爾塞維克的怪傑，竟會伸長手來追求莫斯科富非離奇？有人說這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妥協，有的說這是希特勒一味反共政策詭計的覺醒，但我的說法不是這樣，恰恰相反，在政治制度上可以看出資本主義營壘的搖動和資本帝國主義破綻的敗露，在希氏個人說，顯然一種基於赤裸裸的利害關係的要求業已超過政治制度上的要求。蘇聯永遠不會和資本主義妥協，像蘇聯永遠不會放棄社會主義建設一樣，要希特勒放棄其反對布爾塞維克非他毅然的回頭走上另一道途程不為功。德蘇協定簽字，兩種觀點很明顯，蘇聯認定希氏不過是以倫敦為堡壘的世界資本主義勢力不羈的走卒，和大不列顛可以締協定，和德更可以締協定，一樣是策略，一樣是在緩和反動勢力的進攻蘇聯。蘇聯原不讓其人民對於法西的憎恨，移轉為對於德國的憎恨，拉巴羅條約，蘇聯首先一個國家幫助德國脫離凡爾賽，所以蘇聯一向理解另有一種野蠻的勢力使德國人民捧出希特勒。希氏原即是一向理解另有一種野蠻的勢力使德國人民捧出希特勒。希氏原即是屢次特寵的奪取了許多殖民地，慕尼黑黑黑的形勢，幾乎把蘇聯拋出歐洲政治舞台圈外，德國要追求莫斯科，是證明這後生的德國資本主義經營發展到與英倫堡壘的資本主義的短刀相接的階段，而德意志年青的資本主義熱狂病的毒素，迫着走上更時髦的法西反動，目前他的羽毛是足夠而且必要突出凡爾賽的圍攻。他現在看出這北方大熊的力量，當英法進行三國協定的當兒，希特勒即開始放出蘇聯好評的論語，所以當史特蘭特特明罕皇宮的訓令，討價還價的時候，里賓特羅甫便先聲奪人的走進莫斯科，於八月十九日便宣佈德國貸款二萬萬馬克與蘇聯的商業協定，接着於廿四日更簽訂互不侵犯條約。蘇聯為着刺激英倫的加強，為着鞏固「建設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為着利用帝國主義間的互相攻訐，他是需要在西方建立和德國的和平關係。但是這得徹底注意，蘇聯決不會幫凶，互不侵犯條約，只相約締約國不以攻擊行為加於對方，這和蘇聯與法國與蒙古訂立互助協定大有不同，而況希特勒對於條約上的信念的脆弱，德波一九三四年不是訂立有互助協定嗎？蘇聯不會輕視了西陲，波蘭他在盼望蘇聯軍火的援助呢。

下接封底裏頁

歐洲爭霸戰與遠東

林仲麟

一九一四年七月的火重新燒起來了，帝國主義的爭霸戰又在東歐重演。張伯倫昨日在唐甯街官邸發出廣播，責德不守信義，不覆最後通牒，並聲稱英德間戰爭狀態業已存在。至於放火者的希特勒呢，他於前日已發出近乎祈禱的悲壯誓言了，和平之神早已被戰爭的決心關在門外。在德國轟炸機擊華沙的十二小時內，英王簽署總動員令，法國實施戰時措置，波蘭邊境將士已開始射出自衛的火力，意大利也公布防空的緊急條例，整個歐洲陷入戰爭的烈焰中了，今後所呈現在歐洲的，只有兵學名家克勞塞維茨的拿手定義：戰爭是一種暴力行為，甲國藉此行為使乙國服從其意志，由戰鬥以毀滅敵方的兵力。

納粹德國此次為什麼堅持要訴諸暴力行為呢？一九三四年亨利在「希特勒征服歐洲計劃」一書中，已替德國法西斯預先付下解析了：「『六三』事變以後，納粹千萬被出賣的褐衫幾乎完全傾向革命勢力，專政者的營壘日益縮小，希特勒為着避免國內的革命爆發，便轉向毀滅世界的戰爭，以挽救他自己和希森。」（德煤鐵大王）這種不健康的排除內部矛盾，却又遇着和大英不可避免的內外矛盾，便造成先天鑄定的以英德為核心的敵對戰爭。反共的煙幕層層就是為着反英，歷史上歐陸霸主的敵人永遠是英倫三島，於是，世界第二次殖民地分配戰又閃電火花了，「反共十字軍」——「反侵略陣線」和「新幌子」，又紛紛的粉碎在二大帝國（第一大帝國，大英帝國）的真面目下。爭霸戰的局勢是定了，蘇俄遂退出大陸，樂得看一場流氓和資本家的仇殺。意大利是慣於反覆無常的，誰給更多的利益就替誰出力，這位西洋阿Q詭計雖多，結局終如命定的又是毫無所得。歐洲的爭霸戰結語只有一個最正確，就是：納粹統治的滅亡。歐局大勢既如斯，讓我們回頭談遠東。本來世界的病根在遠東，遠東的頭痛不醫，遂釀成歐洲的半身不遂。今日，歐洲的症狀雖急變了，主要待診的病根還是在遠

東。歐洲幾位一向在遠東縱兇的幫閑，現在都回到歐陸決鬥去了，留下這一串急待診療的症狀，只有三個國家配醫治，也唯有這三個國家能正確的醫得好。這三國是誰，簡單說出來就是中、美、蘇。日本法西斯是遠東亂源，他的命運將和納粹德國一樣，時間保證他們接收滅亡！這個強盜和他無可談了，感化還要待他推倒法西斯政制以後。現在還是談遠東決定力量的中、美、蘇。中國的抗戰是聖戰，是天經地義，我們的責任只有一個，就是戰下去！也就是像蔣百里所念念不忘的，「勝也吧，敗也吧，只是不要和他講和」的戰下去！總裁早就說過了：「我國抗戰，絕非如普通歷史，兩國交鋒爭雄圖霸之戰。在主義上言：實為民族戰爭。由完成我國國民革命之使命而言：亦即革命。……革命戰爭無時限，戰爭目的達到之日，始為戰爭之終結。」……我們能戰下去，堅持戰下去，世界必跟隨我們變色。

美國二年來的態度雖站在正義的一面，仍嫌得太懦弱無力。美日商約的廢除雖稍如人意，實施却要待半年後，這半年無異刺激日本加緊的購買殺人利器，助長其侵略兇鋒。美海軍全部東開，接防香港，星加坡固然太過理想，毅然廢止不中立的中立法，採行積極的經濟援華，却是當前唯一的有效行為。賢明的美國當局，當在遠東有更進一步的表示。

至於蘇俄，希望仍能憑依過去的援華政策，發揮反侵略的優良習慣。移西方部分實力進出遠東，造成與我有利的形勢，便利我之反攻，使遠東的病根早些日子消除。

時至今日，歐陸，遠東症狀的治療，均為迫切需要。世界賢明的政治家，和愛好和平的美、蘇兩大國人士，已至下最後決心的時候了，消除遠東病根，搶救歐陸險象，實為今日不可或緩的要圖。

貨幣戰的新階段

明強

基於中國政治形態的殖民地型，統制金融政策，遂時受外人的掣肘，我外匯管理之支持，原依據外商銀行之遵守「紳事協定」外人在華金融勢力的消長，常常直接干涉我金融市場，暗盤市場之活躍，即此種殖民地型通匯制度的反映。外人基於治外法權的掩護，牟利商人，常損及商業道德，造成年來外匯市場投機之風暴，外匯供求之不能適應，當由於國際貿易的逆調，若外匯統制之目的不能實現，則此逆調狀態，勢難調整，釀成外匯基金之巨量消耗；縱有平準基金之協助，只能求目前苟安，決非根本辦法，顯然在我國發動長期抗戰之初，便應立即從事統制外匯政策，進出口貨，限制在某種絕對的均衡，禁絕資金的逃避以確保外匯頭寸。「政府原早就決定統制外匯，奈以許多人持反對態度，終以衆議難却，主張不能實現」。(見孔院長任十四屆經濟年會報告外匯問題)。

進口貨統制但淪陷區域過大，已難達到完全統制之目的，而英法美進口商，認為有阻礙其對華貿易的輸出，外商銀行因而廢棄「紳士協定」，黑市場暗盤匯價遂乃發生。暗盤匯價，初尚平穩，但一星期後，遂漸跌落，半年間，竟跌至八便士左右，與十四便士半之法定匯價差六便士半之多，政府對於暗市原不便承認，但終恐其跌價過甚，危及法匯，同時為謀淪陷區法幣地位之鞏固，中國銀行遂入黑市場維持暗盤匯率，同時法匯價格仍釘定在十四便士半的匯價，至今政府猶係同時維持兩種匯我；此實為我國管理外匯特有的現象，也價國次殖民地型金融政策無可如何的矛盾。黑市場的出現，即在管理外匯最嚴密之德國，都不能制止，日本暗盤匯價與法定匯價之差，較我尤甚。可是中國的黑市場的情形格外複雜，政府對此故不能不特別重視，原因當然是在於我國主權對外對內的充分運用；(一)治外法權及租界的存在，外商銀行勢力的浩大，商人可以上價向外商購買外匯，敵偽亦可用種種方法套取外匯；(二)外商銀行能獲得龐大的外匯來源；如淪陷區域出口外匯，華僑年達五六萬萬元的匯款，(我國銀行因分行不普遍華僑由國家銀行匯款回國者年計不及一萬萬)，列強在華駐軍及使領軍費，均由外商經匯。(三)國際貿易的逆調近來雖減至一萬萬元之人超，但仍給與我國外匯以壓迫，而加深黑市場之活躍。

初政府實施統制外匯後，為對黑市場讓步，申請外匯核准之數甚大，第一次核准之數佔申請數百分之三十以上，合國幣三千五百餘萬元，到五月以至六月猶在百分之十以上，九月後始降至百分之二十三，後來竟不及百分之一；外匯基金消耗甚鉅，自在意料；政府以法價出售之日愈少，黑市場之猖獗愈甚。暗盤匯價之波動也日劇烈，其中可分為三個時期：

(一)去年三月間，暗盤匯價為十三、五〇便士，四月降為十三便士，五月為十一便士，六月為九便士，七月為八、九便士，至八月竟跌至八、二便士。

(二)去年八月至今今年六月暗盤匯市隱定在八便士左右。這當然是由於政府之出而管理黑市之結果，以及三月間中英外匯平準基金一千萬鎊借款成立，故英匯始終隱定在八便士又四分之一。

(三)自今年六月七日到最近，因政府拋棄八便士左右之匯率，匯市遂呈劇烈變動，自六月六日八便士、三七一五，跌至六便士半，雖經若干時日之隱定，但自七月下旬復行下跌，八月六日的大美晚報，黑市匯價竟為英匯三便士，五七二五。

現階段我政府之毅然讓黑市匯價之狂跌，是否誠然如日寇的惡意的宣傳說是我外匯平準基金之枯竭，要理解這層，我覺得先得明瞭黑市場的維持對我有利抑有害？進而研究現狀貨幣戰的新形勢，與放棄黑市場某種隱定匯價維持的攻勢戰略。

我們該知道政府黑匯，原屬不得已之圖。當時（一）在顧及華北淪陷區法幣之價值，使能抵抗偽鈔之流用。（二）顧及外商在華之貿易，故有中英平準基金壹千萬鎊借款之成立。（三）下意識的去撐法幣的信用，以維繫人心。綜此，足見維持黑匯，原與我無多大利益。當時因支持黑匯，竟拋出一百萬鎊外匯之鉅；實為一大消耗。目前保持匯價以打擊偽鈔之情勢，業已變遷，而貿易之入超，造成無可底止的平準基金的消耗，亦非謀迅速對付之手段不可。空牌子以「法幣漲價」「匯市堅定」，原乃貨幣戰虛搖的幌子，跌落至三分之一以下之匯價，人心並不會因而影響，因為人民堅信法幣的準備充分，（至少尚有百分之五十以上之現全準備），我人應知法幣對內價值與對外價值完全建築在兩種不同的基礎之上，並無連接之聯繫，只要法幣的發行額能和國內的經濟活動費用相適應，而不採取惡性膨脹的政策，法幣與國產物價一定能夠保持平衡。法幣的購買力，絕不會下跌。黑市場匯價之變動，而非法幣本身之動搖。法幣發行額，截至去年八月止僅增發行十七萬萬元，較戰前僅加叁萬萬元，而政府維持貨幣政策之決心，可以其不會走上濫行通貨之一運。

反之我人若繼續維持黑市，在目前實為不智之甚。敵寇顯在千方百計來消耗我外匯基金，而且其可能性日在增大，其中的原因：（一）我國重要的三大稅原——即關稅統稅和鹽稅——大部分已落敵手，即以海關稅收一項而論英日海關協定，上海海關稅收的存於橫濱銀行者自去年六月至今年五月已存入二萬萬元。（二）近年來敵人在上海販毒收入大增，敵人初用偽幣收買毒品再運滬套取法幣；（三）淪陷區「華興券」「聯銀券」「察南券」以及他種軍用票敵寇竭力推行，吸收法幣之機會大增；（四）仇貨的傾銷，近佔入口貨第壹位，大量攫取法幣；（五）敵偽統制華北貿易出口，華北出口外匯大部分已入敵手，而進出口外匯的負擔，却因「聯銀券」與上海通匯後，大部分轉嫁在上海方面。所以我們要徹底打破敵人吸收法幣套取外匯之陰謀，誠如千家駒先生所說：「這敵寇加我緊向法幣進攻，外匯中準基金感受嚴重威脅的今天……我國

放棄六便士半之匯率而聽任牠的跌落，這可視為我國金融政策新轉向的開始，這一轉向是必要而且應該的，我們希望財政當局對這一新轉向要實行得徹底，聽任黑市跌落到敵人根本不可能以法幣兌換外匯的程度，使法幣此後完全成爲國內流通的工具，而不再爲國際支付的手段。」這才能根本粉碎敵寇貨幣進攻之陰謀。匯價下跌，積極爲打擊敵人之陰謀，消極方面，更足以保持外匯基金，鞏固外匯基礎，而對於平衡國際貿易，其利尤大。上海今年自壹月至四月竟入超二一八·八三一·五三五元。這箇巨大的漏卮，亦只有讓暗盤匯價之跌落，使進口貨價昂貴，市場緊縮，而對於我之輸出，因徒售外匯，更能獲利，必能刺激其活躍。購買外匯，徒自耗法幣真實價值，必可減少投機，使資本流入內地。

現政府復實施「非常時期禁止進口物品辦法」「出口貨物結匯領取匯價差額辦法」，「進口物品申請購買外匯新辦法」，對於國際貿易之進出口貿易，漸趨合理化，商人因出口結售外匯之虧損，以及進口之因購買外匯，不致有法價與暗盤價之顯著差異，今後外匯必能逐漸集中國家銀行而受外匯統制之效。

據此，我國此次動讓暗盤市價之跌落，並非我法幣本身之不健康，顯爲我貨幣戰之一種攻守政策。據日方惡毒之估計，維持八便士左可動用之外匯平準基金，尚有壹百五十萬鎊左右，斷定僅能維持七八個月，但目前距其估算之日起，也不過三箇多月，斷無外匯基金枯竭之理。若論及法幣本身，據外人最近之估計，自「七七」到二七年十一月之一年半間，最多增發六萬萬到七萬萬之譜。若照此類推，再戰十五年也不外增加六十——七十萬萬，與戰前十四萬萬之數額之比尚不及戰前六倍。目前中日戰爭確由軍事戰進入經濟戰的階段，而我人的經濟壁壘堅強無比，無量數之寶藏，均爲我法幣之實力準備，今後我人若能努力節約，誓抗仇貨；貨幣戰之勝利可操左券。

日本在「滿洲」得不償失的投資

Guzo Hakuwasha
陳雪蘋 譯

日本將瀕經濟枯竭的時候了。這不但由於中國長城以南的境在戰爭所影響，且而受了日本軍閥管理「滿洲」那種嚴重和劇增的負擔所重累了。

自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在中國戰爭爆發後，日本已感到在滿洲那種無謂消耗的張惶了。在這六年來的佔領，每年的消耗幾達五億日元。這種消費大都是投資於鐵路和其他工業的，但這種偽裝的投資，祇能瞞騙一般愚鈍的人。這些鐵路多與原有的路線平行的，大都含有戰略上的目的，對於股利償還極微，甚至分文不償。他們除了偽造那種以失為得的報告外，大部分都是「利可圖」。不過他們可別用這些路線為調遣軍隊，以抵抗中國游擊隊不斷的襲擊。至於朝鮮北部的海港，為日本本部軍隊運華的捷徑。這些鐵路不特含有對抗中國的軍事上目的，而且在必要時可以抵禦蘇聯。日本軍閥在恫嚇和挑戰的勇敢表示後，才深切了解蘇聯的力量。因為前年所與他們可怕的恐嚇，使他們不得不屈膝放棄了張鼓峯，於是他們更加驚惶了。他們意欲獲得西方和中國的印象，所以不得不勉強保持著挑戰的態度——不過為口頭上的論調。可是他們並不注意到會給他們真實的戰爭問題。所以「境界事件」已經有了數十起，每一次都可以作為軍閥們是不願意與蘇聯面正衝突，恰巧，蘇聯也不願直接和大規模捲入戰爭漩渦，這算是日本莫大的幸運。

日俄的軋轢

然而，對蘇聯不可倖免的摩擦，是日本最遺憾的一椿事，同時這種摩擦將有更可怕的惡果。這種和蘇聯關係的惡化，算是日本軍閥們最昏庸不過的舉動。因為自一九二五年日蘇協定之後，兩國政府已有密切友誼的關係。這種友誼在日本平民政府時代尤為顯著——自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但自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一，日本軍閥仍保持著這種友好的政策。在一九二九年，在奉天政

府想侵佔中東路時，南滿鐵路拒絕中國利用該路線和車輛來輸送中國反俄的軍隊。所以當日滿一九三二年劇戰時，俄國也允許日本使用中東路作為酬禮。後來陸相荒太將軍，也懇懇地促進對俄訂立互惠的條約。嗣後又有國民同盟，即安達謙藏（譯者註安達謙藏係國民同盟總裁）的軍隊——法西斯黨，也公然提倡日俄新聯盟。於是施行了許多年日俄軍隊裏軍官的互換，直至一九三八年始告停頓。

日本在一九二二開始侵佔中東路，是蠢不過的試探。因為以前日俄友好的關係被破壞了。這種試探馬上形成滿洲的佔領和軍閥專橫的結果。實在說以前那種友誼的關係被日本軍閥和外交家過分恐嚇的宣言所危害了。這種宣言自然是要博得西方一般麻木不靈的保守者的好感和援助。因為日本軍閥的侵略，都是假裝「反布爾什維克主義（共產主義）的幌子。」在西方的希特勒，也是以同樣魔術而博得保守者的協助。

日本軍閥挺而走險

日本軍閥對西方保守者協助的嘗試，已到了飽和程度。他們反對蘇聯的理由，就是因為蘇聯利用日軍閥所認為嚴重的宣言，而作反對日本的宣傳。日軍閥認為「反布爾什維克的幌子。」蘇聯不但接受這種偽裝，而且給它一個特備的答禮，就是聲明日本軍閥是反蘇維的「帝國主義者的槍首。」雙方這樣指揮和統制政策的人，都是暗示著虛偽的戰爭。因為日本的目的，在於獲得西方保守者的同情和贊助；而共產主義國際勞工協會會員的蘇聯，却想取得西方自由主義者、和平者，和勞工的協助。所以許多日俄人士——甚至官吏中——都是採取那種驚人的宣傳「戰。」尤其是日本軍閥一向的企圖，都是以鼓起那動急烈反俄的情緒，來諂媚西方保守者。

但是，關東軍於一九三三年企圖強佔中東路，這問題變成嚴

重而重要了。這是他們所犯大謬誤之一種。因為在一九二九年，假使曾表示不允許中國稍侵他們有價值和利益的鐵路線。而日本在滿洲的軍閥，却不顧一切於一九三三年以五年前中國的方法，來掠奪中東路。他們起初是逮捕蘇聯的鐵路職員，和干涉他們路上的管理。然而，蘇聯對於此事之進行，就是在一九三三年十月向東京提出得到圓滿的答覆。於是蘇聯把嚴密偵察工作所集的日本官場連絡，和在滿洲的日本軍閥及文官的一切秘密文件，向世界暴露無餘。於是日本軍閥驚惶失措，這不但因為蘇聯堅決的表示，而且憂慮日本一切活動，都被莫斯科發覺了。所以他們馬上停止他們的陰謀，最終委曲求全向蘇聯購買鐵路。然而，這種昏庸的舉動，促成日俄突的尖銳化，而激起蘇聯政府致力於制肘中國。日本軍閥，這是日本的致命傷。

日蘇關係加劇地惡化，促使蘇聯急增邊界處的實力。於是日本不但保持著西方的保守者對他們有某種的同情和供給，而且依然感到更進一步軍事擴張的諒解。同時他們利用『蘇聯的威嚇』為口實，而向日本國內募集更多的金銀。可是在此事發生之前，日本在滿洲的損失已經暴漲著。所以那時日本軍閥們及其代理人向日本人們解釋：他們具如何努力排除日本目前經濟的難關，其實他們的目的却在獲得日本民衆支撐這次滿洲的冒險。這種聲明真不值識者一笑。因為日本累重的經濟負擔，多由於這一般軍閥，國家債務，以及以前冒險的消費所形成的。所以軍閥們的希望，是慘遭了他們政論家的誹謗。於是軍閥們又開始釋辯着，在這短短兩年的佔領絕不能『馬上』使日本經濟負擔減輕，但有待於將來。所以最重要的還是希望日本投資家的『投資』，他們誇張着這種『投資』，後來必有豐富的效果。但是這種收效的日子，是愈離開渺茫無期的將來愈遠了。因為逐年的消費，還是在飛昇着。這一來，政府的債券必至超出了發行額，同時政府的銀行和其他投資者，都是被迫向著滿洲『投資』。

日本在滿洲的消費

根據一九三三年正式的記載，日本在滿洲的消費為一萬六千二百萬日元，這些消費都是加在日本納稅者的肩上。到了一九三

六年已經急增到一萬八千三百萬日元以上，同時是不斷地增加著。爲了軍閥們軍事上鐵路的建築（他們告訴日本投資者說，這些鐵路是以『開化國家』，生產利潤，和獲得股利爲目的。）和中東路的購買，每年平均的消費，當在一萬萬日元以上。這種消費祇計算了一九三六年爲止。同時南滿鐵路每年增發新公司債券——包含到鐵路以外的企業。至於南滿鐵路所指揮的投資，在一九三六年三月底，已經超出八萬萬日元，就中鐵路佔去萬零五百萬日元，煤礦佔一萬一千萬日元，港灣佔一萬萬日元，其餘爲他種的投資。雖然他們在滿洲佔領了許多中國的鐵路，並且由南滿鐵路來『管理』，而鐵路的利潤還一二年至一九三三年，實在的利益爲六千一百萬日元。嗣後各年驟降到四千萬日元。到一九三五與一九三六仍不能恢復到五千萬日元（以貶值的日元計算）。

許多路綫——日本的或中國的——與其說是直接爲著經濟理由，不如說爲著戰爭和競爭的建築。但是，日本『軍事經濟學家』同樣地進行其他無利『投資』的擴張。他們製造滿洲劣質的鐵，這也是只有虧本的，因為外國鐵是較便宜的。然而瘋狂的軍閥們，依然冒險設立他們的鋼鐵廠——從事高價鋼鐵的生產。英油的製造也是比進口油的價格更爲昂貴。倘使日本軍閥意欲經濟地利用滿洲的油，那末，他們非實行油的獨佔和排除外國的競爭不可。可知軍閥們唯一的目的，就是想在自己管轄下，而增加軍事上需要的產品，來代替向外國購買更低廉的東西。這是滿洲『經濟發展』的目標，也是日本納稅者要來清償這種負債。就中還留下一部更崩潰的負擔給他們的子孫來償付的。一九三零年鐵塊的生產，在鞍山保持著二十九萬噸，在本溪湖有八萬五千噸。前者到了一九三五年幾增到四十一萬二千噸，而後者也有更可觀的增加。如果同外國鐵比較一下，則每噸至少須損失拾拾日元。他們把日本納稅者的金錢，都化到更純料的軍事上去，這種只以在鞍山的大超華鋼鐵廠爲代表，它的資本有一萬萬日元。這個工廠設立於一九三五年五月，現在範圍漸廣，而產量亦增。然而，因爲粗鐵品質極劣，雖然有低廉工資的中國勞工，而全部之生產也不過徒增消費罷了。

（未完）

論成人教育

疾風

一、剏始的背景

任何一種制度的產生，都有其時代的背景。成人教育便在宗教盛行時期，誕生在教育先進的西歐諸國，這時期中的教育，完全在宗教勢力控制之下，國家毫無管理教育的權力。各教爲了宣傳自身的教義，擴充教會的勢力，不得不倚靠教育爲其傳道的工具，使民衆能夠了解宗教的真義，成爲各教忠實的信徒。於是首先設立學校，爲其吸引教徒的機關，宗教勢力逐漸漫延。學校數量亦隨之而激增，爲後來成人教育，奠定了不可動搖的基礎。在宗教長久時間操縱之下，人民思想受了無限痛苦，於是自由思想漸趨抬頭，欲脫離政治上的束縛。直至盧騷的「民約論」出世之後，各國革命相繼發生，各種革命工作，非文官所能爲力，因此人民感到智識的可貴。成人教育經過此次的鼓動，又有新的變動和新的發展。至十八世紀後半期，產業革命成功，經濟制度由家庭一躍而至工廠，以機器代替了工業，各國埋頭於科學的研究，教育在這時更形迫切，甚至工人亦於經過一番教育和訓練不可，於是當時成人教育的呼聲，高唱入雲，引起全世界教育家的注目。成人教育不但可以輔助國家，建設國家，並且可以挽救民族。厄運，譬如德意志之統一，丹麥的復興，完全是成人教育的功效，其魄力可想而知。

二、在中國歷史比較短促，中國成人教育在中國歷史比較短促，中國

以前所採取的教育制度，完全被科舉所包圍，脫不出陳舊的思想，專門注重於經史的研究。造成了慘淡無光的教育陳迹，到了清末，中國漸漸受到外力的壓迫，帝國主義者的侵凌，一般愛國的青年，羣起革命，清政府亦覺得非相當放開民衆思想，不足以阻遏革命的空氣。於是種下失學成人應受教育的種子，開中國啓發成人智識的濫觴。民國肇造後，更努力於教育建設，挽起一般青年的自覺，粉碎過去傳統的觀念。進行未久，復遭軍閥的摧毀，教育事業受了重大的打擊，又形沉寂。至「九一八」「一二八」事件相繼發生，中央政府認爲國家危機四伏，非啓迪民智，不足以挽救危局，乃以育主補助教育的進展，以漸注意到鄉村教育，農民的訓練，教育氣象又蓬勃起來。不久「七七」抗戰爆發，中國成人教育已達最盛的時期。

三、有力的成例

在這裏舉出兩種事實，來說明成人教育的重要和它偉大的力量。德意志國家，當初因爲地理上的形成，困於強鄰的侵壓，毫無反抗的力量，國家四分五裂。成爲各國陣透的園地，險些隨猶太而滅亡。法國拿破崙的威風，更使她貼伏不敢稍動。德國哲人斐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目擊祖國的山河任人殘踏，痛心無比，乃發憤奔走各埠演講，並著告德意志國民書(Addresses to The German Nation)全國人民爲之震動，同時設立成人學校，灌輸民族的思想，恢復民族的自

信力。德意志精神，愈形團結。至一八一五年與俄國共敗法軍，報復了拿破崙的仇恨，一八一五年與英國共戰法軍於滑鐵盧，徹底解決了拿破崙的命運。斐氏以六年短促時間的努力，卒復興德意志民族，實有賴於普及教育的力量。還有一箇丹麥國家，我們也不會忘記的。她是處在英法兩大國的中間，一八〇七年英兵砲轟丹京哥本哈根，丹麥從此沉於黑暗的命運，喪失了不少的土地，把四百多年合併於她的挪威也送掉了。丹麥經過了多年慘痛摧殘，受盡了弱國的恥辱，人民由怨恨結成了復仇的決心。丹麥的民族英雄格龍維，就在這國難中，實踐地的復興工作，一八二九至一八三一年間格龍維漫遊英國叁次，回國後辦民衆高等學校，公開的「民衆化」，訓練民衆，鼓勵民族復興的思想，卒以成人教育的力量，復興丹麥，掃盡當年失敗的恥辱。

五、中國目前的需要

成人教育發展的經過，及其力量的偉大，在上述短文中，可窺見其端倪。現在轉回來討論，中國目前需要是那一種教育。在抗戰建國的過程中，中國所要求的教育，不是空虛貧弱和腐化殘餘的教育，而是能復興民族配合抗戰的大衆教育。除了使民衆識字之外，還要加以各種訓練，灌輸民衆意識，國家觀念，並施與技術上的技能，使人在前方協助軍隊作戰，在後方努力生產。要應用這種方式的教，無疑的，成人教育最能適合中國的國情，切應戰時的需要。並且有過去光榮的功績，更可以爲我們的借鏡。深望政府當局，能把偉大的成功。一九三九·八·二八夜。

大史詩的期待

林冷秋

的呼籲。

在近二十年新文學運動裏面，詩該算是最弱的一枝。時至今日，新詩的形式和內容還是成爲詩人的魔難。偶爾突破了傳統的格式，又爲西洋的舶來格柙囚住，被作爲最高的靈性活動的徵象的詩，已若斷若續的勉強呼吸，冷落在無人過問的角落。要找出能「離開傳統的酬唱，用它新的形式，去感覺體味揉合牠所需要的和人生一致的眞淳；或者悲壯，成爲時代的謳歌；或者深邃，成爲靈魂的震顫」的眞正的詩，簡直像野花堆中找牡丹，失望是最可能的答覆。

第一位我要舉出郭沫若先生，他在大公報(港版)有一篇爲慶祝文藝抗敵協會週年而寫的星期論文：「紀念碑性的建國史詩之期待」。在這篇名文裏，沫若先生劃切的指出什麼是大史詩，怎樣才算是大史詩，中間有一段說得很明白：

抗戰把文學拉進一個複雜的時代，一切都要求進步。對於新文學中最弱的一枝的新詩，更不能有所例外。截至今天，對新詩未來表示最大關切的，有十位以上南北作家，都曾以他們的筆，蘸熱情作墨水，以焦急作筆尖，呼出鞭策詩人向上的大小文章。我在這裏只想提出一二位作簡模範的例子，這二位對新詩都會有過輝煌的歷史，一位是已丟了寫詩的筆多年的老前輩，另一位却是正有無限前途的有爲詩人。這二位作家，讀者只要對文學稍有涉獵，名字一定不會感覺陌生。請聆聽他們的焦急

「作家們得與士兵打成一片，與民衆打成一片，要以士兵民衆的生活爲生活，要能澈底了解士兵民衆心理並習得其用語，要這樣做出的文章才能入伍，真正能夠下鄉，廣大的士兵羣衆或工農的生活，心理，語言，正好作爲文藝作品的血肉和靈魂，在目前神聖的抗戰期中能以這種資料爲靈魂與血肉的作品，便是我們所要求的紀念碑性的建國史詩」。

沫若先生所指出的大史詩要有生活，生活即是內容，言外之意我們不難猜想，沫若先生這席話是對誰說的，用不着掩瞞和怯弱，詩沒有內容的遺失，應由今日的年青詩人們坦白的負起。二年來，新詩在文藝領域中雖茁生了一個龐大的數量，可嘆息的是這些詩太過於浪費感情，語言公式化，意像表面化，雖遠大的懸鵲依然

給動蕩中的朋友

公盾

大地給黑暗的紗籠罩着，社會抹上惡腥的氣臭！

聽罷，朋友，大野是播着太息的嗟傷，和那悲慘的哀號。許多帶着純潔而坦白心靈的朋友，經不起這惡社會狂風暴雨的侵蝕！這羊腸鳥道的彎曲裏，有失業失意的，也有失學失羣，像柔絲凌亂的緊縛着青年人活躍的心，無數沉重的磨石，掛上項，壓上背，彷徨而憂鬱，走上這開滅的道路。是恐怖，是壓迫，浮沉在多變的人海深淵。生活失去了指針，理智麻木了，心是一塊石頭，熱情僵化在憂傷裏，誰相信今日的遭遇，是悲慘與沉痛的現實？當年的憧憬，是今朝的夢！聽啊！朋友，這嗟傷的叫喚，是我們當年的摯友的聲音啊！

年青的伙伴，自然忍不住惡勢力的猖獗，和那上峯的侵凌，這烏煙瘴氣的煙霾不能再嗅下去，他們準備前進了，但無堅強而剛毅的勇氣，却消磨在重重黑暗包圍和多方面壓迫的現實裏，心被壓服了，壯志被削奪了，當公務員的是消沉，甚至做學生的也從快樂境地裏脫離關係，生活在不良制度，逃避現實的吃人教育下，難找雄壯活潑的青年，面青背曲，老態龍鍾，神經衰弱，骨瘦如柴，這是中國教育的新詩啊！隱約中我們聽見許多人在黑暗中吶喊，在彎曲中棘林中前進，是的，這條路正待我們來開發，勇敢興奮的改革。大地是給黑紗籠罩着，環境給我們的，是恐怖與憂傷！社會抹上惡腥的氣臭，看吧！朋友，這黑暗的夜晚漫漫裏，有暴風雨

的是一段長距離。生活，生活，我們在這大時代裏如果不能唱出情節繽紛的大史詩，太平時節我們便只貶做庸俗的傳聲筒了。要寫大史詩，我們得躍入時代的核心中去學習，目前抗戰詩雖然它的技術與詞藻還表現着相當的幼稚和脆弱，但他所反映著的新的主題與新的現象都表現了某種真實的角度。這種優點只要能緊緊的把住，益以充實的生活，豐富的感情，極熾熱的語言，大史詩的形成是可以期待的。

不祇塵封了多年寫詩的筆的郭沫若先生有這樣感想，就是以八白行長史詩「寶馬」博得無數掌聲的孫毓棠先生，最近也忍不住當前新詩的日益向下，誠懇的發出出於肺腑的呼籲。請聽他在「談抗戰詩」中的意見。

「我們要寫這新時代的詩，但我們寫詩的思想不習慣，詞藻不習慣，格式題材都不習慣，讀者之接受與欣賞都不習慣。我們要忍得住性，在這新環境新人生中去實踐，注視，觀察，感受，深思；然後再在新的形式中技術與詞藻上練習，試驗，研究，冒險，創造。嘗試失敗了不要緊，失敗了再嘗試。等我們生活與精神和詩的技巧形式與內容都慢慢習慣並適合於這個新時代了，我們再提筆表現這時代給我們的一切新情緒，新感想，新觀念，新人生觀，我們想念自會有好的抗戰詩應時出現。而且，我敢說，這種好的抗戰詩，一定比以前的新詩來得雄渾，真實，豐富，氣

魄偉大」。

沫若先生所要求的以「廣大的士兵羣衆或工農羣衆的生活，心理，言語，正好作為文藝作品的血肉和靈魂」，與毓棠先生的「我們要忍得住性，在這新環境新人生中去實踐，注視，觀察，感受，深思；然後再在新的形式技術與詞藻上練習，試驗，研究，冒險，創造」，目解並無二致。這二位對新詩表示關切的詩人，他們爲什麼要發出這些呼籲？我們不難猜出，他們的呼籲是針對今日詩壇的病態，一種焦急，或者說忠告。橫在今日文藝領域，報告文學橫行了一時，其收獲是可誇的。然而，最能吟唱時代，作為人類最高活動將逝未逝的精英的詩，却爲一般不知詩的寫詩的人賣了。他們依然犯了一種可怕的傾向：感情虛偽，情感抄襲，讀一千篇等於只讀一篇。結構的隨便揮毫字句的不加修鍊，更暴露了分行寫的非詩非文體的空虛。凡此等等，均有立即克服，加以反省的必要。我所指的大史詩不祇指要有幾千行，幾萬行的大篇幅史詩，就是五行，十行，十六行，二十四行的新詩，只要他不離開抗戰，吟哦的對象是英雄的現實，所寫的感情是屬於四十年代的，給後人攜集起來，就是一首集體的大史詩。「那時我可以在創作裏看到使人起敬的東西呢」？我們三復這已故詩人徐志摩的悲哀的呼喊，不得不對橫在眼前的種種敗象，鞭策稍爲苛刻些了。

一九三九、八、廈大。

雷電震盪着年青人的心靈，深谷裏是鳥在叫，在叢林中有虎狼在咆，這塊無邊的大地，是被壓迫民族的怒吼，是勞苦大衆在狂嘯，夜漫漫裏，我們看見那光明在黑暗中殞落，無數曾經火熱的朋友，却靜悄悄在另一樂園裏翻騰，無無邊的海浪中，仰望天空是惡臭的氣味，大地震動着嗟嘆的聲波，這動蕩的長夜，正義被彎曲現實蒙蔽，黑暗竟吞喫宇宙的明光，警醒啊，朋友，大時代祖國的前途，不要讓狂風熄滅了我們火熱的心靈，海浪湮滅了年青的壯志。

反抗可以產生力量，前進可以創造未來，壓迫就是更生的象徵，痛苦是攫取幸福的泉源，所以我們在這黑暗與長光交替的利那裏，每個人都應該具有像釋迦所說的「我不入獄，何人人獄」的勇敢精神，像耶穌基督所說的「我死我流血爲衆人生」剛毅犧牲的勇氣，像高爾基一生的頑強，從不屈不撓的鬥爭中英勇追求。亞歷山夫說「機會是自己造的」，我們現在正是要創造機會，從荆棘縱橫彎曲的路裏，開闢我們光明的道路，從高壓悲傷的境地裏，培養出人生更美麗的花朵。

柔弱的眼淚，洗不清環境的漆黑，消沉的意志不會創造偉大的事業，拿出毅力，勇氣，熱情，向前創造，削平社會的不平，展開宇宙明朗的上空，握緊着鋼鐵的拳頭，挺着胸膛，趕退壓迫人類和全民族的豺狼，劃破時代的黑暗，創造這大地的光明。朋友們，堅決前進，鎮靜堅忍，抓住現實，艱苦些工作啊！天微明了，勇氣些兒，前進！不要退後，無地不是我們耕耘的園地，無處不是我們工作的舞台，讓無限的光明，降臨在我們的羣裏。

北道

李霞

清晨，冷風颯颯的，一街上吹。

人們雖都跟先前一樣並不晏起，可是風吹不起人們身上的那股勁；涼爽的深秋了，還是像夏梢，人們是懶洋洋的，而且沉悶。

賣四時菜果，這時候拉長着破嗓叫賣蒜苗兒捲心菜的賣菜十爹，早就叫過這條街去了。先前賣菜十爹是挺有勁的，倒並不是因為老，老也沒老得這麼快，四年前要是在這大清晨，還是黑鬍子的賣菜十爹叫着的嗓子才嚮亮，四年後，賣菜十爹的鬍子轉眼就花了。

——蒜苗兒呀，捲心菜！

你聽，這喊的多沒勁，多像漏了氣的喇叭。

桃姑是聽慣了賣菜十爹的聲音的。可是她是只這麼串年紀，早幾年還纏着爹要銅子兒賣粉人的，她打那兒懂得人情世故？現在算是長成了，譬如積了些銅片，就再也不會去買玩意兒了，却不時要買一塊鵝蛋粉，一條花手絹。她要幫着爸撐住家；爸一把六十多年紀，老了，怪可憐的！四年前，有她大哥在，大哥是那麼結實，

那麼能幹，家裏家外全仗他，一點用不着爸操心。可是大哥呢？大哥沒有了！七年了呀，這這城池給搶了去的那天，大哥無緣無故打他們兵營前面走過時，給槍斃了。爸好不容易把大哥埋了的時候，哭的真傷心，淚人似的。從這以後，爸說：

——阿桃，爸在世上，只靠你了。

可是這地方的光景完全變樣啦，日子氣悶得像陰雨天的夏杪，人們不分男女都變得有點異樣，大家全是謹慎小心地像在防範着什麼，好像時刻怕着大禍臨頭。警察什麼的，都換了，都那麼惡狠狠，和一些不知什麼來歷的各漢子，動不動抓了人去，一去大抵就不能回了。許多年青的小夥子，開頭就離開這地方去了，都說是上北道上，跟他們幹的。便是當初不走，後來也都說耐不住，結夥兒留了，去投北道的大夥兒去了。譬如陳七明，孫老土，油條小高，這些人是開頭就走了的；顧義順，長七，李夾子，小宋江，是後來漸漸溜走的。他們沒一箇不是桃姑大哥的朋友，跟着她爸喚「三興老爸，三興老爸」的年青夥子。先前總是天天來她們店裏，喝茶，要，

麵條，要餛飩，要醃辣子的。那時候罷，她們店裏生意盛旺極了，一天最少也得做上三五千。可是從那以後，光景徹頭不同了，總是冷清清的。上北道去了的，多半是她們店裏的顧客，一去，就不見回了。所以她爸這幾年來，老是憂愁，氣悶；白天是一直鎖着眉頭，也不敢大聲兒歎氣；挨到夜晚，可苦啦，不知怎麼的老是反來覆去睡不着覺，白天裏積壓下來的氣悶纔一口口透出來。這樣的日子過下去，她爸很快地衰老了。

——阿桃，端那籠子餛飩出來吧！

——爸，你生旺灶火了麼？

這早晨幫着爸打開了門面以後，掃地，整椅桌，不慌不忙的弄妥貼了店面的一切。剛才賣菜十爹喊着賣蒜苗兒捲心菜過街去的聲音，却觸動了桃姑的記憶。賣菜十爹的嘶啞嗓子，使她想到爸的身上，爸的幾年來，可不是跟賣菜十爹一樣，那麼快的轉眼便衰老了麼？這使她難過，替爸傷心，老了，說是生在世上只靠她一人了！她默默地坐在桌子旁邊，瞧着忙這忙那的爸，跟爸的幾年前還是烏黑的，而現在却在漸漸黃下去，那麼骯髒的一團，亂草窩兒似的絡腮鬍子。因為老是不高興，臉

上的綉紋便越刻越深。眼睛細下去，糊塗，也沒有光彩了，兩片變黑色了，嘴唇，老是抖顫的。——桃姑正這麼瞧着爸爸出神，彷彿給爸爸發覺了，却打發她端那籠子餚餚去，不由她不親熱地回爸爸一句；一面進後廂去了。

三興老瞧着進裏去的女兒的背影，即刻似他感觸到自家的這一份家庭的慘運，活到這麼大一把年紀，不防却落得這般孤苦，僅留着一個小女兒伴自家過晚景，不禁心裏又一陣淒涼。但三興老會即刻想到這慘運的來源，同時也想到了這幾年來，跟自家一樣，甚至於更比不上自家的人們，不禁又感到氣悶。於是有意無意從灶邊抬起頭來，瞧瞧街的右邊站着的穿黑衣，警察，心裏恨恨地想。

——三興老爸，早啊！
從街的左邊喚起的聲音。三興老轉過身去，瞧是汪德龍跟扁嘴老劉。

——你們早啊！
大家沒有笑臉地打了招呼。汪德龍跟扁嘴老劉踏進了三興老的店門。

這是喝早茶的時候。三興老店裏僅有的幾個顧客，要不是有事兒阻住了，還早晚總會不約而合地來店裏坐的。

桃姑已經在蒸鍋上按好了餚餚籠子，

見是相熟的顧客來了，就輕輕拍過手，去招呼着客人。

——不喫麵條吧？

——不呢，阿桃，給我們來一壺白開水就得！

阿桃瞧一眼腰上繫着大布圍的汪德龍，見他歪戴着一頂舊毡帽，不知那兒來的一根稻草毛額角當門黏着，不禁笑了笑，臉兒泛起一片紅暈。

三興老從灶邊走過來，挨着他們旁邊坐下了。他老人家心裏明白，德龍老劉這些小夥子近來是很有趣新聞的。他們熱心腸，懂事理，說話可靠。可是三興老想上來就氣悶，所以一旁坐下也只默默的沒有笑臉。

汪德龍從袋子裏掏出一包「哈德門」，先遞給扁嘴老劉一枝，再抽一枝給三興老遞過去，三興老拱一拱手，辭謝着。汪德龍就往自家嘴巴上一插，亮火柴大家點了吸起來。

——多久不見光復那小子了。

——光復麼？找不着活，上關內去了。

——說呢，好久見不着他的影子。

三興老追憶起什麼來似的，右手摸着，一嘴巴絡總鬍子。汪德龍吹着烟，幻想起

關內的情景來。禁不住羨慕地讚歎說：

——他弄到了盤川，上樂土去，也痛快些；誰及得他自在呀！

扁嘴老劉跟汪德龍一樣沒到過關內，可是他不用什麼理由也想信關內是樂土。但三興老却不然，他知道打去年六七月間開始，關裏不是自家的土地了。可是三興老不想分辯，讓他們小夥子這麼想去也好吧，橫豎比這沒了天日的地方總要明亮些的。於是三興老拔出腰間橫着的一根短短的旱烟桿兒，往桌腳上敲掉斗裏的餘灰，從懷裏掏出烟袋，慢慢裝起來，點上火咕吱咕吱地吸着。

老爹，你說這日子氣悶得像什麼？

汪德龍右腳蹠上板凳，瞧住三興老長滿絡腮鬍子的瘦臉。三興老不忙回答汪德龍的話，却回頭往街那邊瞧了瞧，他們也就跟著三興老掉過頭去，那黑衣警察背著他們站在那裏。三興老才敢地嘶了一聲氣。正這時候他女兒桃姑端著一把白磁茶壺和兩隻杯子，走過來。她給安排到客人的面前。

——給你爸再拿隻杯子吧！

扁嘴老劉這麼說。她瞧瞧爸爸，爸爸點頭；他於是就再拿了給放到爸爸的面前。而且都給他們挨次傾好了，才一旁站着。

三興老往桌上放下旱烟桿兒，拿茶杯子湊到嘴邊覺得燙，於是扁着嘴巴吹了吹，然後呷了一口，鬍子也沾上兩三顆水珠。他用手拭了拭，燙茶使他透過一口氣。

我說呢，德龍哥，這日子氣悶得就給生瘟症一模一樣！

三興老低着聲說，一邊又摸着下巴的一球鬚。

扁嘴老劉聽著狠狠抽了一口烟，烟只四分來長的蒂兒了，燙手，重重地摔掉了。握緊了拳頭平放在桌子上。

祇咱們沒喪盡天良！咱們還有祖宗！那些狗仔都甘願給他們雇了去，先前是探子做線眼，現在幫他們捕八，幹一切黑事，還幫他們給自家同種，搗鬼！也是天數，出不完。賊子！媽媽的……

扁嘴老劉漲紅著臉，他用力地說著話，可是越用力地說，話聲却越低沉。三興老聽得有點感慨起來，想搖頭看去。可是這老年人這幾年來看多了變故，懂得利害，要是熱心腸，又會冒肝火，危險是會跟着你走的。所以他反是越來越沉默，把氣憤感慨都往心頭按捺下去，甯可積壓到夜裏去一口口透出來了。

當三興老重新捏起烟桿兒，再想吸一

口烟解解憤慨，一旁站著的桃姑却忽的裏起來。

爹，看張宗哥來了！

呀，長遠客，難得難得！

三興老站起拘瘦的身子，迎着從店外邁著勁步進來的客人。這客人臘紙似的皮膚包著骷髏，蓬亂的長髮覆着蒼白得沒有一絲兒血色的死人臉，竹布大衫寬寬的，穿著像掛在衣架子上似的。一看，便猜著是每天要吸上二塊錢「白面」的癮鬼。

扁嘴老劉跟汪德龍看樣子也都認得他，跟著三興老的熟稔的招呼，他們也給這張宗露著笑臉，可是這笑臉有些跟平常的不同，帶著有點不屑的神氣。張宗進了屋子，在空着的一方坐下來。

這早晨，想不到你會來這裏坐！

對二興老這話，張宗沒有回答。他臉色是怪嚴肅的，彷彿有著正經的心事。

桃姑好像特別有興緻，她挨近了桌邊。

張宗哥，要麵條兒麼？還是……

不，要一碗茶，濃點！

那麼堅決地回答着，氣虎虎的樣子。

桃姑給他這樣子一呆，可是依然活潑地走向灶邊去了。

宗哥，這一向好麼？

三興老親密地，憐惜地問著。但張宗兩眼睜視着老人家的臉，不轉動地從深凹的眼眶裏射出來的目光，顯得特別，表明著他是有著滿肚子的心事。這使得在坐的人們都疑心今天張宗有點異樣，即刻一起把笑臉收了，等待着什麼事情發作。

但張宗只是默著，什麼話也不想說。

在灶邊弄茶的桃姑，也感覺到他們異樣的空氣，打這邊注視著張宗的動靜。她沖妥貼了一碗濃茶，放好碗蓋捧了過來，小心謹慎地在張宗的面前安下；害得這熱情的小姑娘只好沒趣地站開了。驀的張宗却捏緊了拳頭，在桌上輕輕的擊。

咱們兒又上北道去了！

大家給這句話一震。三興老却趕忙搖手，往街那邊給張宗丟了一下眼色。

放低些，那邊有狗！

於是大家全嚴肅了起來。人們的心裏却一陣狐疑，誰都明白張宗是吸深了白面的癮鬼，誰不是料著他就此完結的墮漢，他今兒却說要上北道，這是怎麼個來歷呢？

張宗於是又默下來，他又禁不起了想

他父親，四年前父親臨死的時候給他和他老二說的話深深地刻在他的記憶裏：

宗，咱沒用了，咱瞧不著這地方重見天日！你們得幹呀，爲咱們祖宗！

張宗想起父親這話，心裏懷恨，父親上了山，他跟他老二真的就上了北道，投奔了王龍。王龍是他父親壯年時候走黑道幹鬻馬的伙伴。王龍那時候一十多人，幹的挺有聲色，關內外沒一個不曉得他的名字。可是張宗在那裏沒幹上半年，就回來了，只他老二留在那裏。可是回來以後却找不着活。這地方亡了以後到處開了「白面」館，公賣，價錢賤，老老少少吸的多極了，張宗有意無意也染了起來。他明明懂得這是他們設的一條毒計，害咱們種族，叫咱們一夥子吸上了動彈不得。可是自己一吸就是一年多，到現在弄得這副光景。想起父親的話，不由他不懷恨，不難過。

沉默着的張宗竟被懷恨迫出了兩顆熱辣辣的淚珠。

瞧着這光景，人們越覺得奇怪。可是自從遭了浩劫以後，幾年來人們受的刺激多了，深了，神經都變的很脆弱，禁不起

一點感觸，積壓在心頭的悲憤就會爆裂開來。人們躲在暗角裏飲泣，或者幾個人相抱着痛哭的事是常有的。這刻叁興老衰老老的心，也禁不住顫抖起來，而淚水就搖搖欲墮地擒在眼角了。

汪德龍和扁嘴老劉看着這光景，心頭像被熱火炙著，雙目靜靜地注視著張宗。

——老宗，是破狗子欺侮了麼？
汪德龍低聲嗚咽着說。這時候張宗纔把心事吐露了：

不，是咱老二前天托人帶信來，說他們那夥子現在有三千多，趁着鬼子們打關內，亂開關的，要大幹一番，說他們主子聽到咱這麼完結了，流了淚，咱對不起他，咱這麼完結也對不起祖宗……

於是眼淚撲撲撲地掉了下來。
大家聽明白了張宗的話，看着他掉淚，可是誰也不想給張宗勸解。他們想起了那王龍率領三千多大夥子，想起了王龍這挺有名的好漢，想起了許多關於他的悲壯的傳說。大家的心裏都頂起了一股勁。

但三興老究竟是老年人，跟張宗是世交，他跟他老子頂講得來，在這份上，他得替張宗關切。張宗吸「白面」，他先前勸過他

。現在張宗吸深了，吸得只剩了副淺分兩老骨頭，却說要上北道幹去。這年青人終於醒了。可是三興老不能不替他擔心，他平心靜氣地攔了攔鬚鬚。

張宗拍了拍胸膛，步來。

明兒就走！

張宗臉上掛了淚，說得那麼決絕。大家都給這句話激得興奮，汪德龍和扁嘴老劉都點點頭。三興老却滿臉慈悲。

可是你吸深了……

管不了，死也是活該！這麼給毒死了，不如眼狗仔們拚了這條命痛快，也對得起祖宗！

張宗早明白別人要這麼說。可是這一次真跟往常不同，往常今天說明天戒，明天說後天戒，一百回決心也當不了用。

這次是良心逼迫他，在他這墮漢的心頭翻然的有了一股正氣。

三興老聽着他說得這麼決絕，心裏感著一陣歡喜。他瞧瞧汪德龍跟老劉，這時候擺的臉相也都跟張宗一樣地悲壯，結實。

他於是提起茶壺替他們斟開水，一邊，

宗，喝茶吧！

可是張宗沒有理會，汪德龍老劉也是

這三個年青人的心裏悲憤在騰沸。

一旁站着的桃姑，她聽明白了爹跟宗哥說的話，他纔一點也不感到奇異。宗哥從小愛他。沒有吸「白面」之前天天來她店裏，後來宗哥吸「白面」了，她也替宗哥可憐，現在宗哥醒了，還說要，北道，她懂得上北道去是跟鬼子們幹，她大哥是給他們槍斃了的，這地方是給他們搶去的，爸是爲他們纔悲傷，纔很快地衰老了的。她明白宗哥到底是好漢，跟七明老土他們一起都是好漢。他心裏想得結實，於是過去替宗哥換上熱茶。

汪德龍重又摸出烟捲，這次他先遞給張宗一枝。

不吸。

張宗用手阻擋着。

吸一枝吧！

但他還是搖着手，好像沒這閑心似似的。汪德龍只得轉遞給老劉，老劉不可避讓，直截了當接過來插上嘴。他們燃着又吸起來。

三興老又拿起短烟桿，鈍我鈍脚的裝上了烟絲，把烟嘴兒插進亂草窩似的嘴中時，亮起火柴，正湊到斗邊想吸，一片風，給吹熄了，於是亮第二枝，滿不當心的

又給吹熄了，亮了第三枝纔提了神，終於給吸燃了，烟就從亂草窩中冒出來，曠野裏燒垃圾堆似的。

三興老抽了一口烟閉緊着嘴巴，好久纔進出話：

老劉，明兒走麼？

烏龜安八羔子纔不走！

張宗給問話的老劉圓睜着兩隻深凹在眼眶裏的眼睛，有點怒氣。老劉冷了臉，

咱也走！

汪德龍

三隻捏緊了的拳頭就各自一方地平放在桌子上，幾聲呼都想響亮擊一下。

三興老梭巡着他們的顏色，衰老的心頭也頂起了一股熱勁。可是他老人家小心，又一次轉過頭瞧街那邊，三興老心頭一跳，警察正朝着他們打這邊走來。

狗子來了！

三興老低聲說。三隻拳頭就隨聲放寬了。

警察走到店外，站住着，兩隻老鼠眼往他們身上只是溜，他們喝茶抽烟，可是什麼東西也輪不着他到手，只得移動着步子打左邊走了過去。

張宗却站起了身子。

媽的，有一天瞧老子的吧！

低聲罵着，一邊離開了座。

走了麼？

三興老放下烟桿戀戀地問他。張宗給點一點頭。汪德龍跟扇嘴老劉也站了起來

汪德龍說着往袋裏掏出個銀角，往桌上一丟。三個人便一起給三興老告了別，走了。

桃姑目送過他們出了門，走遠了去，纔掉回頭來看爸，爸默默地坐在那裏，兩眼看着茶杯子在出神。

爸他們也上北道了麼？

是啦，爲咱們祖宗，他們年青的得幹呀！

咱們店裏又少了顧客了。

這什麼緊，有天他們幹成了，見了天日，不是興盛的日子就來了。

警察已經打這邊踱回來，三興老收住話。

太陽淡淡的照上街了，街上還是冷清的。店門口蒸灶上的餛飩籠子已經冒着熱騰騰的蒸氣。

一九三九、八月、修改舊作

通 訊 西 北 行

邵慶潤

十一月六日，一個深秋的黃昏，我離開福州，開始這迢遠的長征；同行的有好友二人，每道中頗不寂寞。抵港是九日早上，在港我住了七天，七天裏我見到的香港是一片物理實驗的三色板，動觀之，是一片調和美麗的彩澤，靜觀之是界限分清的三個刺激色。九龍和香港對岸，但香港是浪漫的少奶奶，九龍却是幽靜的處女。本來我們擬一同取道海防走，但事情的阻撓，使我不能不離了他們三人，另取道廣州灣走；遂於十六日，我以單槍匹馬的姿態，跨過海南，踏上南中國的半島。廣州灣的西餐和赤坎是法租地界，那裏是澳門的兄弟，也是一個大魔窟，烟、賭、嫖的樂園，自從香港因人口過多而發生各種問題的時侯，赤坎便代替了香港而日趨繁榮起來，旅館原住一人的房間，竟住上了八九人，一張帆布床一晚要租二元半。我在那裏住一晚，因語言的不通，用紙筆代替唇舌。不久離開那裏到廣西去，因時局關係，便擠在廣西無法動身，最終只得向情面方面想法，結果祇以三天的等候便離開了柳州。「桂林山水甲天下」，廣西的風景的確美，和蘇浙八閩，較之有過無不及。

山或挺拔重表，或頂平如阜，山秀嵐明，奇詭萬狀，沿途飽覽，快不勝書。三日抵貴陽，城池小得很，比酒杯還小。貴陽有公路通達滇湘桂各省，蓋西南交通之心也，車輛吞吐日在千乘以上。但和柳州一樣也屯積着一批一批的旅客，每時刻在在廣闊新築的馬路上可見到他們逍遙的足跡。乘車者一樣的要向公路局登記後才可購票，可是每日一樣的有不登記而乘車的人，而登記者即要等着，一月二月一直到自己登記了的日期那天，我到彼時是登記到次年一月廿幾號（我是十一月廿三到那裏）不過我還是以三天的逗留走了。貴陽給我的印象不怎麼深，但那裏學生界救亡工作的活躍我會記得。廿八日雨中到達重慶。新都有新的街道，新的建築，新的人物，但到處仍可嗅到舊的氣味，一切還是逸閒的。山城的路教人走不上三里便要氣喘，全是上坡下坡，因此包車的生意讓轎夫搶了，轎（那裏叫做華蓋）重慶一市有三千餘乘。渝市是鼠市，夜裏滿馬路馳騁着老鼠，當局為此不久前曾有一佈告云，凡能捉鼠者每尾賞一分錢，於是鼠國大起恐慌。在渝我住在我哥哥家中，十二月十

日才西去。「行行復行行此去過西秦」二日半抵成都。自從柳州出廣西界後，入了山嶺重疊的貴州，一直到了重慶，全是崎嶇的山路，傍山的險道，臨崖的危徑，常是予人如履薄冰和不舒適的感覺，而沿途的山色像秋天一樣的枯燥尤使人寂寞；可是渝洛道上就不同了，路坦如砥，一望綠疇千里，雜草芳美，四川天府之國，殆成都盆地居其首，成都生活程度低，氣候良好極適居家。但茶館遊藝場極多，到處呈着力的浪費，在成都因行旅未連到，等了一星期才北上。越巴山即入陝西界，途中所走即前之棧道，「蜀道難難於上青天」現却履險如夷了。經甯羌漢中後即過秦嶺穿着半尺多厚的雪衣，沿路的電話線掛着冰條，秦嶺上沒有液體，廿五日抵寶雞，那裏已是完全北中國風味的地方了。次日乘火車抵漢××。

這次半中國的遊行，共計走了海陸六百二十叁，陸路七千八百叁十五里。走路不算不多，路上的見聞也不算少，但到底我是一個普通的中學生，好些珍貴的材料到我腦中却成爲平凡的事實，而且史學太差，對於許多古蹟也減少不少的興趣。關於此次旅行，我曾寫叁篇文章在西安出版的民族魂上刊登，紀念這次的遠行。

又失去了一位國際的友人

李荆忌

懷德關孫先生

三年前，教我荷馬史詩的德關孫先生，已於一月九日的拂曉，閉下他不忍閉的眼睛。另一個清靜的境地去了。他患的是肺炎，病的歷程只短短的兩星期，離去的時候，他沒有什麼吩咐，只露最後的一箇微笑，便永遠沉默了。

五年前，當他遠涉洋到南中國時，吸引他的該說是謎樣的神祕。在他的國度裏，沒有一箇人能真確的報導中國的表裏：不是把中國描寫成未維化的野蠻，便將神奇的說和中國攪在一起。就是以知華著稱的賽珍珠，她的「大地」也寫得有些不倫不類，德先生，他生在立國不到二百年的新國家，讀了不少對遠東五千年古國的素描，像一個空手起家的小紳士，對人家百萬富翁起了莫大的研究興趣。他剛帶上新文學學士的四角帽，便趁渡洋的大郵船，以新聞記者的銳利眼光，來度量這奇怪的國度。

我還算有福，他一來，便教我們在初三上學期英文文法。他是從世界上最民主而又最自由國度裏來的年青人，以粉筆作筷子本不是他的素願，嚴肅的教室更規範不了他活潑的個性，他在教室中給與我的印象是明朗，自由，無拘束。那感情的豐富，作風的輕鬆，更引誘我和他作進一步的接觸。他雖生在金圓集團代表的美國，却絲毫不曾沾染那高貴物價享受的惡習。

他和我們一起住在樸潔的宿舍，一起吃每月不到六元的膳食。在日常生活中，他並不炫耀他會有過無數次的拿刀叉的經驗。他依然虛心的跟我們學習怎樣拿筷子，怎樣拿湯羹。爲了要接觸這古國的靈魂，他對於中國的習俗起了莫大的興味。他學會了簡單的中國語言和普通的禮貌，有放假的日子，還央求有喜事喪事的同學，帶他到家中去觀覽古國的民俗。這之間，他曾陸續寫了好多通訊稿寄回新大陸去，他對於中國只有揚善，只有光明報導的，我相信。

這樣的一個青年，活潑、熱情的美國友人，他來時正值中國在劃一代的轉變中，他看見中國新的時代在茁長強大，他會不斷的用其同情與鼓勵，表現在精神上的無數次語言，文字的策勵；表現在物質上的，他將他儉樸刻苦積蓄下的一點錢極慷慨的作中國幾位友人求學的資助，當他長眠在醫院的白帆牀上，他的袋子還是空空的。

下學期，他本來受協大的聘請去講學的，現在，他却不能去了，永遠不能去了。他已感覺到的疲倦，他便接受了永恆的休息，有誰肯相信呢？那雄偉的身子，那嘹亮的聲音，跟我只有半年的小別，便永遠……

聲音容貌都極親切，唉，人呢，人呢

廈大動態

廿六、在長汀四郊展開宣傳戰

本校戰時後方服務團鑒於兵役宣傳爲後方工作當前第一急務，特利用暑假期間組織鄉村宣傳工作隊，以應目前實際需要，經數天極力籌備後，遂於廿五日晨，全隊工員廿餘人由張隊長率領，在雄壯興奮的歌聲中，浩浩蕩蕩朝着目的地出發，正午抵新橋，隨即分頭出發工作，廿六日經重坊抵林田工作一天，廿七日折回重坊工作二天，廿八夜宿羅坑，廿九日返汀本校，此次宣傳方式係將演講，戲劇，歌詠，漫畫，掛圖，模型，壁報，壁畫，標語，宣言，各種工具互相配合應用。各隊員精神奕奕工作努力，各擅所長，故收效頗大。宣傳時並將向本校七七捐款委員撥出的一筆慰勞金，分發慰勞金與出征軍人家屬，態度誠懇，言詞真摯，該處民衆，莫不感奮云。

廿七、薩校長入京

薩校長因嬰工待治，八月廿九日下午一時，偕彭總務長自長汀啓行入京，教授同學往歡送者甚多。開歸期約在十月初旬云。

廿八、轉學生名單

本學期投致本校之轉用，經嚴格考試後，計錄取十四名。(列各訓後，係依半周錦筆法。)

高恬惠(中國文學系) 吳人鑄(化學系)

工業合作在長汀

蔡慎聆

四月間，本會——中國工業合作協會——東南區辦事處技術員蔡醒華先生奉命來長汀成立事務所，道經零都，帶來區辦事處公函，讓我與之同來。其時零都瑞瑞公路因故中斷，而零瑞公路却有通車之說。在零等了二天，至車站詢問，終無肯定之答覆。爲了工作之熱力推動，我們不能默候干等，於是，在一個微雨的早晨，叁個工作同志，僱了兩名挑夫，挑了應用的物品及行李，開始了瑞零間一百六十華里之長途旅行。路途雖不甚多，可是在我們沿海城市生長慣了而未經長途跋涉的人們看來，却是值得一書的。

日間是茫茫的長途，幸而天公作美，一出零城直至瑞金，既無雨，又無太陽，頗覺爽快。夜晚住在掛着「中伙客宿」牌子的小客棧裏，霉氣的稻草鋪，蒼蠅般大的蚊子，隔壁是豬欄，門口是便缸，這種混和起來的氣味，真非拙筆所能形容。然而剛躺下床，就聽到重君如雷般的鼾聲，到這裏是沒有失眠的。

步行二日，到了瑞金，第三天即乘汽車到長汀，這是工合人員第一次踏進福建省的一天，在閩西的長汀，燃起了工合第一炮。

工業合作運動，在中國，實在找不出先例，它是一個嶄新的運動，在戰時，它負着建設經濟國防之重責，並奠定戰後民族工業之基礎。它的歷史，自從去年八月

間，在蔣委員長與孔院長積極提倡和主持下，在漢口成立總會，短短幾月間，以搶火救災般的精神，先後成立了西北，西南，東南，川康等區辦事處，在各區辦事處及事務所領導之下，產生了將近千個單位之工業合作社，其中包括有鑛冶工業，機械五金工業，化學工業，紡織工業，文化工業……等。這些合作社的組成份子，大半是流亡難胞及失業工人，其餘是殘廢工人及出征軍人家屬等。他（她）們在顛沛流離以後，得到了工作，不僅解決了生活問題，而且還是爲着國家出力。而以他們在工作的時候，疲勞的臉孔上，還時時流露了愉快的笑容。他們的確確實實行了「前方流血，後方流汗」的口號，他們爲了爭求民族獨立解放而生產。

前而說過，工業合作運動在中國係屬創舉，所以不要說一般工人不明瞭其意義，即是一般知識份子，驟聽到工業合作，也不能完全明瞭其所負之使命。所以當我們工作開始，第一步即是聯絡當地各有關機關團體，俾能取得協助，進行工合宣傳。因爲我們工作人員過少，是不能負起普遍宣傳之工作。寫至此我們得先謝謝省立理工學校陳校長及全體同學，他們曾在酷熱的太陽下，警報中，爲工合作著宣傳工作。數日間全城到處可看到工合標語，空氣爲之一新。但是長汀之一般工人，尙不能明瞭工合意義。也許政府過去對於人民利益的事情做得太少了，所以他們懷疑，甚至不相信有這種全完爲他們謀福利之好

德生(教育系)鄭廷植(商學系)林紹柏(數理系)洪登時(經濟系)黃國英(經濟系)楊希甯(教育系)李甯生(商學系)楊麗華(教育系)魏承剛(商學系)劉大業(教育系)鄒幼臣(經濟系)

廿九、上課時間改換

本校原定十月一日上課，現據確息，上課時間展至十月十六日。詳細校歷，當在下期本刊發表。

三十、本校將增設電機系

最近校方奉到教育部電令，囑即增設電機系，以應東南各省需要。校方現已着手購置儀器，延聘人才，最短期內即擬成立云。

事，所以仍多觀望不前。爲了打破這一問題，在多方拉攏，成立了油紙合作社，爲的是取得社員們實際宣傳效力。果然該社成立之後，我們的事務所裏，即整天忙著工人登記，談話調查等工作，並接著成立了染織，木材，文具等合作社。

現在區事處爲了加速推動福建省工業合作事業，又派了一位黃文煒博士來汀主持一切。在敵人封鎖我沿海一帶口岸之今日，我們濱海城市中之工廠機械，時時在敵機敵艦威脅之下。爲了支持長期抗戰，建設經濟堡壘，來打破敵人經濟封鎖之陰謀，沿海工廠資源之內移，實爲刻不容緩之事。故本所黃主任數度往返南平福州龍巖間，收買無力內遷之機器，援助熟練之失業工友，使之能來內地，組織各種工業合作社。現在長汀正在進行的有列各種

合作社：

(一) 機器：長汀工業不振，機械工具，尤感缺乏。機器合作社製造各種小型機械，為發展工業之原動力。

(二) 製糖：糖在長汀之灌田，年產將達萬元，惜於皆土法製造，致市場所售，反多外來之貨，而蔗農之受高利貸剝削，生活異常窮苦。本所曾派專家前往調查，認為有加以改良之可能，故決以合作方式，利用新法製造。一方面能增加後方生產，一方面能改善人民生活。

(三) 煉鐵：鐵為軍需與民生不可感缺的東西，尤其在此抗戰期中。灌田之鐵產，數亦不少。只因資金不敷，設備簡陋，工作時間僅佔全年四分之一，本所擬貸以款項，俾得增加生產，減低成本。

(四) 機器鋸木：長汀為產木之地，平時除供本地所需外，每年運往外埠者，年達二十餘萬元。然而本地之木板價格反甚高昂，究其原因，因平素鋸木全係手工，生產有限，工資過高之故，為了減低軍用及人民負擔，機器鋸木廠有急待設立之必要。

(五) 印刷：印刷工業和文化事業有密切之關係，長汀雖有印刷之數家，但規模甚小，設備不週，不能承印大批之書報，本所決加以擴充之。

上列各社，係略舉其大概。此外尚有軍服，造紙，土木工程，日用品製造等；……等。現在各項機件除一部已到汀外，其餘具在絡續運汀途中，預料在一兩個月後，工合在長汀將以另一姿態出現，此可預為關心工合運動者告。

接「後顧與前瞻」

波蘭決投入英倫懷抱

英國。誠於英首相張伯倫在廿八日下院的演說。他提醒世人認識英倫的明確態度。他望世人再不要像第一次戰時以英倫態度不明釀成戰禍相識。德波局勢如箭在弦上，英更於本月廿五日毅然簽訂德波互助協定，保障波蘭的決心是表現得非常顯明和堅決。該協定共八款的純屬軍事性質。『締約國之一方，倘因歐洲任何一國之侵略，結果致釀成軍事衝突時，則締約國之一方，應立即加入戰爭，盡其力量之所能及予以援助』。波蘭的烽火，英倫立意分擔，波疆邊境將見條頓民族和日耳曼民族經營二次大決戰？

莫斯錫基教授將怎樣？

無疑的莫斯錫基總統定會和德國貝尼希總統兩樣，華沙政府他有一百萬步騎兵，和二千架的飛機，還有四百五十萬的後備軍，波蘭的陸軍居世界第五位，國家的預算為着他國境不良軍事設備吸收總預算三分之一以上，柏克上校有了自信，他早即決心要和這個奧國水泥匠一鬪手色。說他的外援，英國，法國，均有互相協定，蘇聯顯然也是會助他的。波蘭人民他能反復回憶十九世紀中三次歷史上有名的瓜分，他們堅決相信這個產生過大音樂家勺旁和大文豪顯克微支的民族是不會落人後的。關於那長度一百六十哩闊度八十哩擁着

維斯都拉河的迴廊地帶，歷史上有過八箇世紀波蘭皇朝的統治，有絕對大多數的波蘭人口，他絕不能讓日耳曼的鐵蹄伸入。在戰後一九一九年協約國會給他一個確定的理由：「東普魯士德人不到二百萬，他們於設法使本土與德國連接之中所有的利害關係，其重要比不上整個波蘭國於取得入海通道之中所有的利害關係。」所以莫錫基的屢次演說，誓為保衛國土而鬥爭。月來與波蘭的和平，由於羅斯福二次和平調解碰壁，已趨於絕望；波蘭曾答應調解，而希氏致美總統的覆電則認為與波談判已不可能，這個註腳很重要，我們可能的判別誰在製造戰爭與大戰的責任誰屬。波蘭邊境德軍集中二百萬，波軍於本廿五日下午動員令，上從波羅的海下至斯拉夫邊境配備了一百五十多萬的堅強國防。希特勒聲言本週內一定發動，漢德森飄忽在柏林倫敦的天空，法國下令立即佈署東方的配備。雖希特勒還聲言願與他再勇敢的敵人為友——指法國，確是達拉第的和平調停已遭拒絕，東方出了怪獸，造成遠東有史以來所未曾有過的毀壞，西方人士竟亦要嘗法西淫威的屠刀嗎？

克萊琪決不願作替罪之羊

現在掉轉筆頭來述遠東，第一箇問題，當然是要問英日談判如今怎樣了？大英晚報記者謁東京克萊琪，問起關於英日談判英國所負的責任問題，克萊琪輕淡的表示，決不願作「替罪之羊」，他要做「脫罪之

羊。東京談判是英倫在遠東表現有史以來未曾有的恥辱，英倫的餓腹與裸體檢查，深埋沙頭角的陳兵，真使人懷疑素稱尊榮與紳士風度的大不列顛人民自辱心那裏去了。一個國家民族的骨氣，將斷定一國國家民族的前途如何，英倫無日落的國祚，不甘沒落，張伯倫對神聖大不列顛的立國精神即得握牢。英日會談，再不能進行，由於英外部發出正式聲明後，倭京談判已完全破裂。日寇更發出取消九國公約的恫嚇，然此絕不能吸引英帝國再鑄大錯，關於英租界內使用法幣，以及天津租界和東交民巷存銀問題，英國堅決表示決不能與英日單獨成立協定，此足以妨害第三國之利益者，英政府不便接受，英國尚附帶條件，主張召開九國公約會議。據此則英日協定，日軍閣又屬夢想，跟隨着突如其來的德蘇協定，整個反共軸心的侵略體系不復存在，走英美路線，已被平沼御製之反英運動造成無可挽回之頹勢，日本國祚，是遇到明治維新後從所未有的國際孤立。

平沼內閣場台的前前後後

作為七十三歲的寄生官僚，平沼在日本政治的軌軌上所印的腳蹤，是極其忙亂的，他曾以國本社的統帥，曾出一打倒重臣集團，撲滅既成政黨一絕叫，一時曾賺得法西斯蒂軍官團的賞識，但另一方面，他却發表過「法西精神不適合於日本」的宣言，解散國本社，博得元老重臣的垂青，平沼的一名候補首相的地位，便是靠他一付圓滑無節的政治手腕得來的，步入昭和皇宮，一樣和近衛轉呼號鞠躬盡瘁於文官派（代表官僚、政黨、大地主）法西斯蒂（少壯軍人、親軍財閥、官僚法西斯）之側；他繼承着近衛的兩端任命（一）如何打開在華進軍的停滯；（二）如何促進日本

政治經濟的法西斯化。運用拉攏傀儡漢奸製造建立東亞新秩序的把戲，不是一地方政府的蜂起一和「抗日政權的解體」，是逢着四萬萬人民更堅定的鐵錘，所謂法西化的政治經濟，促成官僚羣、法西軍閥、地主更激烈的互相攻訐，五相會議，鬧成世界上為最無效率的內閣的會議，平沼的命運，早就場台了，製造反英運動，加強德意軸心，由於德蘇協定美廢商約的兩顆炸彈，遂把平沼內閣的政治壽命，命嗚呼。日本國內成長了紛亂機樞不安，各箇政黨派別衝突，以及下層機樞的整個搖動，黨外尋不到一個與國大島（駐德大使）白鳥（駐義大使）均在大和人民心中積氣仇恨，阿部信行這個台獨司令出任相閣一樣凶多吉少。新閣名單，兼外相阿部信行，內相小原直，藏相青木一男，陸相畑俊六，海相吉田善吾，法相宮城音五郎，文相河源田稼亟，拓相金光，厚相小原直，農相俊堂卓雄，商相永井柳太郎，這些湊合的落伍軍人老官僚羣，民政黨只有永井柳太郎，難怪日本朝日新聞也僅指出海相吉田較孚衆望，換湯不換藥，依舊逃不出做法西軍人的傀儡，所謂收拾在華局勢與國內革新子，是習俗的登場白，看這個統治台灣這個傀儡式的統治。

游擊晉東南保衛大西北

目前的戰事，日寇確在企圖掃蕩晉境內的我軍游擊，山西式的戰場，使敵寇消耗的軍力在七八個師團以上。他們襲擊西北的夢想，確為我化敵人後方為前方的機動戰術所擊破，晉境是我們保衛西北的前衛，是我國將來迅速反攻華北的扼要據點，有了山西，整個華北在我軍控制之中，甘北聯綫，東制冀魯，南控豫皖，西通陝

山的六次圍攻，中條山的八次血戰，確定我軍鋼鐵般的堡壘，晉境處處均有我赤血健兒屢殲頑敵的戰蹟。「歷史的大山西」，是個巨大的消化法西日寇的好胃腸。月來晉東南的大戰，殲敵萬千。自敵以五個師團兵力，侵據白晉公路之後，我軍以堅壁清野之戰術，分在兩側山地，分途突擊源、長子，公路以東之榆社、武鄉、遼縣、林縣等處。於廿日克復晉城，挺進高平，更以破竹之勢，向北追擊，包圍長治。敵人企圖控制我晉豫邊境，至此已知絕不可能。閻錫山將軍百萬游擊根據地之不可輕侮。山西雖有魔軍鐵蹄的穿梭，然而「山西」還是我們的。

本省東山戰事與各線穩紮穩打

連日閩南沿海敵艦絕跡，各縣秩序頗為安定，乃本廿三日突由粵海駛來敵艦一艘，下錨東山島面，午後敵兵二百多名，在敵機掩護之下，強行登陸，我軍立即予以還擊，支持一晝夜之久，寇勢不支潰退，遺屍遍野。其餘各線我軍穩紮穩打，屢有斬獲。廣東方面，潮汕敵向庵埠進犯，屢經重創於桑浦山麓，北江方面，我軍包圍增城，西江敵退江門，大鵬灣敵在寶安附近登陸，十八日迫於深圳，距中英界十八公里，此顯然為對英威脅，造成封鎖香港之可能形勢。經我軍英勇還擊，現已潰退，竄回艦上。豫境自我軍克復長台關後，十八日再度攻入北關。另向駱駝店進擊之我軍，迫近信陽西關，杞縣在我包圍之中，我軍會乘勢攻入蘭封車站。隴海路沿綫交通，全被我控制。此外綏西大捷，收復包頭安北各要點，冀南進迫棗強，魯省控制銅山，克朝城范縣，皖南圍攻荊港，再克江甯，滬西時聞槍聲，我軍活躍京杭國道。各線的戰事是勝利的。